

諸位法師，諸位同學，請坐。請看《大方廣佛華嚴經·十住品第十五》，第四「本分」，第三段「別陳其名」。

我們學習清涼大師的註解，前面學習到第二段「治地住」，我們把文念一遍，「治地者，謂常隨空心，淨八萬四千法門，清淨潔白故，謂練治心地，使悲智增明，名治地住」。這個境界確實是很高，肯定《華嚴》確實是圓教一乘，在別教十地菩薩沒有這麼高的境界。常隨空心，確實明瞭通達宇宙萬法皆不可得，就像佛在《般若經》上所講的，般若是佛陀在世四十九年教學課程當中最重要的一門。我們從教學時間上就明顯能看出來，世尊出現在世間，《華嚴》的教學是在定中，他老人家示現剛剛開悟，在菩提樹下夜睹明星，豁然大悟，悟後他在定中講《華嚴》，多長的時間？二七日中。也有經典裡面記載講三七日中，二七十四天，三七二十一天，我們不必過分去執著這個經論，最長也不過二十一天。我們凡夫看到釋迦牟尼佛是在樹下，下面鋪著草墊在那裡打坐入定，這凡夫境界。菩薩境界，是看到佛在菩提樹下，坐在金剛寶座上，這菩薩見到的。由此可知，境隨心轉，菩薩的心跟凡夫心不一樣，他清淨，所以他看到的是釋迦牟尼佛坐在寶座上；我們凡夫心不清淨，看到釋迦牟尼佛坐在草堆上。

這個世間時間雖然不長，你看看佛講的這一部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，不是我們現在看到的本子。世尊講這個經，就是把他開悟，開悟了之後，這個一切法的真相詳細為大家說清楚、說明白。聽眾呢？聽眾沒有能力參加釋迦牟尼佛定中的法會，你就沒有緣。所以你一定要有定功，什麼樣的定功？自性本定必須得現前。自性本定

現前是什麼人？就是我們現在讀的這品經，初住以上的菩薩。《華嚴經》圓教初住以上的菩薩，才有資格參加釋迦牟尼佛定中的這一會。初住之前，換句話說，十法界裡面的眾生，是權小，權是權教。十法界裡面的佛法界、菩薩法界是權教，十法界裡面的聲聞、緣覺是小乘，權小他們都沒有分，無分參加。這部大經我們常常在一起學習，已經用了四千多個小時，學了多少？看看全經大概是五分之一，四千多個小時。還有五分之四，估計這部經，我們從頭到尾學過一遍，需要多少時間？需要兩萬個小時。像我們現在這種學習討論的方式，要兩萬個小時；釋迦牟尼佛當年講經二七日中，時間不長。可是《華嚴經》上告訴我們，「念劫圓融」，所以這時間，現在我們講的是有時差，釋迦牟尼佛定中的時間，跟我們這時間不一樣，有很大的時差。

我們細心觀察這部經，我們所謂看的這部經是目錄提要，沒有看到全經經文。全經的經文，龍樹菩薩告訴我們，是他有緣到大龍菩薩的藏經閣裡面去參觀，見到的。見到之後他都呆了，這部經有十個大千世界微塵偈、一四天下微塵品。別說我們人間沒有能力受持，天人也不行，也沒有能力受持，聲聞、緣覺、權教都沒有法子，法身菩薩的境界。所以龍樹菩薩再看，它還有中本《華嚴》，看看中本數量還是太大，六道甚至於十法界還是沒有法子接受。再看有小本，這個情形，我們做個比喻，諸位會有個概念。中國在清朝初年，康熙、雍正、乾隆這個三代的帝王，非常歡喜傳統的文化，他們用了很多的人，用了很多的時間，將中國的圖書重新整理一遍，編輯成一套《四庫全書》，這個我們中國人大概能熟悉，《四庫全書》。《四庫全書》分量很大，一個人一生有沒有辦法把它念完？看起來是不可能。台灣商務印書館的總經理，跟我談過這個問題，他說假設一個小孩從小就會念書，每天不間斷天天念，一天念十

個小時，念到一百歲，這部書還沒念完。單是說念不是說研究，把這書從頭到尾念一遍還念不完，你就曉得這套叢書之大，世界之冠。乾隆皇帝下令編這套書的時候，好像是六十多歲，他知道這個時間很長，恐怕自己沒有那麼長的壽命，看不到全書編完。所以在當時，就下令給總編輯紀曉嵐先生，紀曉嵐是《四庫》總編輯，要他在全書裡面看到好的、最重要的，先編一套給他看，這就是《四庫薈要》。《薈要》的分量是三分之一，全書的三分之一，特別給乾隆皇帝編的，就是《四庫》的精選。所以不是全書，而是全書裡面的精華，最好的，這就好像是中本《華嚴》，這全書是大本《華嚴》。還有一個最簡單的叫《目錄提要》，這個全書有多少本，每本書內容大概是什麼，簡簡單單的，用二、三百個字介紹出來，這本書的內容，這叫《目錄提要》。《目錄提要》分量就少了，你看現在的本子是縮編的，全書是一千五百冊，《目錄提要》五冊。

傳到世間來的《華嚴經》，十萬偈是目錄提要，我們連精選的本子都沒有傳到世間來。龍樹菩薩看到這小本，就是目錄提要，很喜歡，這行，這個閻浮提眾生可以接受，所以他就把這個本子帶到世間來。這個本子傳到中國，實在講還是太大，古時候經本寫在貝葉上，諸位到故宮博物院就能看到，貝葉經，你就知道這部經分量多大，太大了容易散失。所以傳到中國來的只有一半，還有一半沒傳到中國來，但是這一半把《華嚴經》的義趣，大致上都完備。現在講《華嚴經》，只有中文的譯本，梵文經典已經失傳。我們今天看起來，好像是這麼大的分量，其實這是《華嚴》裡頭的一滴。裡面講什麼？佛開悟之後說他開悟的境界，他所見到的宇宙，我們今天講宇宙，佛法裡面講法界虛空界，這裡面的萬事萬法，性相、理事、因果，講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總結，佛告訴我們萬法皆空，不但相是空的，凡所有相皆是虛妄，性也是空的。性是能現、能

生、能變，相是所生、所現、所變，講現象，現在人講物質現象、精神現象，再加上一個自然現象，都不可得。

這在我們前面學習過兩遍，賢首國師的《修華嚴奧旨妄盡還源觀》，學過這部小論，對於常隨空心自然有個概念，有個很清楚的概念，這樣你才真正能夠淨八萬四千法門。法門是對治煩惱的、對治習氣的，煩惱習氣放下，你的心就清淨潔白。「清淨潔白」是形容詞，它的意思跟《無量壽經》上講的，「清淨平等覺」是一個境界，這在宗門裡面叫「明心見性、見性成佛」，成佛就是證得初住以上這成佛，這二住，在教下裡面稱為「大開圓解」，通了，古人說一部經通了一切經都通，世出世間法全通，這就是明心見性，在淨土宗講「理一心不亂」，你看名稱不一樣，境界完全相同，都是說的一樁事情。在這個境界裡面，不但超越六道，超越十法界，十法界裡面六道是凡聖同居土，上面的四層，聲聞、緣覺、菩薩、佛，這個四法界是方便有餘土。再向上就實報莊嚴土，實報莊嚴土也叫一真法界。到清淨潔白，你就脫離十法界，恭喜你，你生到諸佛如來的實報莊嚴土；換句話說，也是自己的實報莊嚴土，才真正是淨八萬四千法門。

這前面我們講過很多次，應當常常提醒，他真放下，淨就是放下，放下起心動念、放下分別、放下執著。這個話說起來容易，做起來是真難，我們現前，現前是凡夫，可以說一品煩惱都沒有斷，不斷不行，一定要斷，也就是一定要放下。從哪裡放起？佛在經教裡面告訴我們，從身見做起，不要再執著身，就是不要再執著有我。執著有個我，這個我是假我，不是真我；假我放下之後，真我就現前。所以佛法裡頭有，有真我，講自性的四種淨德，第一個是常，第二個是樂，第三個是我，第四是淨，常樂我淨。什麼時候證得？初住以上就證得，真我找到了。這在禪宗裡面所謂「父母未生前

本來面目」，本來面目是真我。不但六道凡夫迷了，找到是假我，不是真我，四聖法界也沒有找到真我，統稱為凡夫。六道裡面叫內凡，四聖法界叫外凡，這個內外是以六道做界限，六道裡面叫內凡，六道之外叫外凡，這四聖法界，這不容易，轉凡成聖。我們一般概念上講，天台講四教，華嚴講五教，四教裡面藏通別都是權說，圓是真說；五教裡面小始終這是權說，後面頓教、圓教是真說，跟你講真話。你不到那個程度，佛不會跟你講的，佛是應機說法，你程度不夠、程度小，跟你說小法。所以他放下。

現在是凡夫，煩惱習氣很重，從哪裡放起？從斷惡修善下手，善惡的標準就是十善業道。晚近在中國，佛門裡面採取儒跟道來做為學習的基礎，這非常之好，所以不必學小乘。採取儒的五倫、五常、四維、八德，採取道的《太上感應篇》、《文昌帝君陰騭文》，用這個基礎，修十善業道就沒問題。我們今天十善業道為什麼這麼難？下頭沒有根。如果有這麼好的根底，就一點都不難。五倫、五常、四維、八德怎麼個學法？《弟子規》就統統具足，這一千零八十個字，具足古聖先王所教的倫理、道德、因果的教育，都在其中。所以我們這些年來，鼓勵大家用《弟子規》扎根，用《感應篇》扎根，然後再學《十善業道》，再提升三皈、眾戒，這佛法的戒律，因戒得定、因定開慧，按照這個次第慢慢向上提升。真正練功，除了認真的實踐《弟子規》、《感應篇》、《十善業》，還要認真學習放下控制、佔有，這兩個念頭不好，這兩個念頭是所有煩惱的根本。練習什麼？我們對人對事對物沒有對立，別人對我有對立，我不跟他對立。沒有控制的念頭，沒有佔有的念頭，你的心才會清淨；如果你有控制的念頭、有佔有的念頭，這個清淨潔白永遠沒分。這個很重要！所以我們底下講的練治心地，這個練是鍛鍊，治是整治，就是修行，把錯誤修正過來。邪正的標準就是戒律，從《

弟子規》起步，《弟子規》是基本的戒律，《感應篇》都是屬於基礎的，所以佛法是建立在儒道的基礎上。因此中國的佛教就離不開儒道，要非常認真的奠定儒道的基礎，這才能入佛。用這個方法練治心地，心地純淨純善。下面，悲智增明，就是說自性的性德圓圓滿滿的現前，佛家常說「煩惱輕、智慧長」，這個地方煩惱統統斷盡，你看淨八萬四千法門，煩惱完全沒有了，所以自性裡面的智慧就圓滿的現前。治地住，就是第二住菩薩所學習的功課圓滿，圓滿之後才能升級，就升到第三住。

第三住「巧觀空有，增修正行故」，第三住是修行住，你看修行。先要把這個名詞術語的意思搞清楚，修是修正，是修理、修學，行是行為。行為有三大類，起心動念是意業的行為，言語是口業的行為，造作、我們這個動作是身業的行為。行為多，無量無邊，佛用這三大類，身、語、意就全部都包括。行為錯誤，你把它修正過來叫修行。標準呢？標準是性德，隨順自性就是正的，違逆性德那就是錯誤的，錯誤的你要把它修正過來，這叫修行。中國古人常說「人非聖賢，孰能無過，過而能改，善莫大焉」。這個改過自新就是佛家講的懺悔法門，我在早年初學佛的時候親近章嘉大師，那個時候章嘉大師教我，「佛氏門中，有求必應」。這話我們聽起來很歡喜，大師接著告訴我，有很多人求他不應，這是什麼原因？大師說：不是不應，是你自己有業障，是自己把感應障礙住，所以佛菩薩的應不能現前。那個時候說這些話我還不很懂，現在我們明白！那要怎樣才真正能叫感應現前？懺除業障，業障除盡了感應就現前。感有顯感、冥感，顯是我們有心求佛菩薩，冥是我們沒有起心動念，沒有求佛菩薩的這個念頭，可是怎麼樣？我們確實有願、有求。願求雖然沒出來，沒有表現的時候，可是你心裡頭有極其微細的波動，佛菩薩全都接收到了。他只要一接收到立刻就有反應，這

種反應也有冥、也有顯，冥是他的反應，真的他來幫助你，你自己並不覺察；顯的時候，那你非常明顯感到佛菩薩加持你。

李老師特別告訴我們，李炳南老居士，我們學講經的人，那時候一班同學二十多個人學講經，對於感應這樁事情特別明顯。尤其在答問，別人提了個問題問你，你也沒有準備，也不知道怎麼答，突然你就能夠解答，而且答得很圓滿。根本你就沒有想過這些問題，這佛菩薩冥冥當中加持你。讀誦的時候有，禮拜的時候有，上台講經答問就更明顯，你能感觸到。所以業障消了，跟諸佛菩薩，實在講跟遍法界虛空界都通，為什麼通？一體！《還源觀》上講「自性清淨圓明體」，從一體起二用，二用裡面無論是依、是正，都是三種周遍，它怎麼不通！沒有障礙。空間維次是障礙、是真有，這種障礙從哪裡來的？從分別執著來的。只要分別執著放下，這障礙就沒有了。科學家確實發現這個問題，想不出方法去突破，你看佛法至少是在二千五百年以前，就知道這問題，而且把這問題解決。那就是空間維次怎麼來的？從分別執著來的。用什麼方法把分別執著突破？那就是定功。定一定是放下萬緣，讓心先靜下來，靜久了自然就入定，隨著你定功的淺深，這個突破空間維次的範圍就廣大，定功愈深，突破的範圍愈大，突破範圍那你就是清清楚楚、明明瞭瞭。這不是想像，這不是神話，這是事實真相。

所以古印度他們的宗教、學術都重視修定，佛經上講的四禪八定，那不是釋迦牟尼佛的，四禪八定是古印度婆羅門他們所修的。婆羅門教的歷史，他們的長老告訴我，至少是一萬多年，世界上現在這大家公認、承認它八千五百年。就是八千五百年也比佛教早五千年，釋迦牟尼佛修不修？肯定修得很好。那是個好學的人，十九歲出去參學，學了十二年，我們相信他的四禪八定的功夫達到頂峰。你能夠修成四禪八定，六道裡面的情形你完全明白，為什麼？你

看到、你接觸到，沒障礙。往上去二十八層天，你能看到；往下去阿鼻地獄、無間地獄，你都看見。所以他不是用數學來推得的結論，不是的，他是用現量境界，就像我們現在親眼所見、親耳所聽，他不是比量，裡面沒有錯誤。所以四禪八定是六道以內，要突破六道那八定功夫還不行，繼續再入更深層次的禪定，《楞嚴經》裡面講的第九定。到第九定是阿羅漢修的，突破了六道輪迴，到哪裡去了？到四聖法界去，聲聞。那個定功再往上提就到緣覺，再向上提那就到菩薩，菩薩再向上提那就是佛，這個佛是十法界裡面的佛，不是真佛。真佛呢？他還要向上提，向上提那真的回歸到自性，不起心、不動念。不起心、不動念就是破無明；換句話說，什麼叫無明？起心動念是無明。

為什麼叫它做無明？起心動念沒有原因的，起心動念說不上開始，所以叫無始無明。名詞用得好！這一關口突破，才是此地講練治心地，使悲智增明，悲是慈悲，慈悲心是你自性裡面的性德，本有的，智是智慧。你看看，十法界裡面的煩惱習氣，見思煩惱、塵沙煩惱、無明煩惱，統統斷掉、沒有了，剩下來什麼？剩下是無明的習氣。現在我們搞清楚、搞明白，因為有無明的習氣，所以才有個叫一真法界，才有諸佛如來的實報莊嚴土。無明習氣都沒有了，諸佛的實報莊嚴土也沒有了，所以「凡所有相皆是虛妄」，這句話講到圓滿！沒有說諸佛如來實報莊嚴土例外，經上沒有這個講法，那就是說，這句話包含實報土，實報土也不是真的，無明習氣沒有了，它就沒有。這個沒有之後，真的才出現，真的只有一個，自性現前，圓滿的自性現前。自性是什麼？大乘教裡頭形容它叫常寂光。常是不生不滅、不異不變，這是常；寂是寂滅的，換句話說，它沒有動搖，永遠不動；光是光明的，它不是黑暗的，那是自性。自性裡面沒有物質現象、沒有精神現象，也沒有自然現象，什麼現象



都沒有，所以凡所有相皆是虛妄。雖然它什麼都沒有，它能現，它能現精神、能現物質、能現自然現象，它能現，所以說能現、能生。那個能變呢？能變是阿賴耶。與常寂光不相應，常寂光可以用現在科學家所講的能量，確實它是一個能量，宇宙之間永恆的能量。

佛說現象從哪裡來的？是一念不覺。極其微細的振動，這一動就起心動念，宇宙現象出現，生命的現象出現，能生萬法。所以惠能大師見性的時候，他描繪得很好，釋迦牟尼佛見性，做了一個報告《大方廣佛華嚴》，惠能大師見性做了一個報告，很簡單的五句話，那五句話展開就是《大方廣佛華嚴》。可以說《大方廣佛華嚴》一濃縮就是能大師的五句話，不增不減！歸納起來這是一句，展開之後是遍法界虛空界，無量無數無有窮盡，這是自性，性體起用，性德。大乘教裡面講得清清楚楚，全講的是自己。大乘教我們大家都念過，佛常說「心外無法，法外無心」，心就是心性，它是能現、能生，一切萬法是所現、所生，能所是一不是二。所以佛法是圓融的，佛法沒有對立，能所都不對立，它是一不是二。這個樣子性德完全顯露，性德是什麼？用兩個字來做代表，一個是悲、慈悲，一個是智慧。這個大慈悲心跟大智慧，都是自性本有的，不是從外頭來的，只要見性它就透出來。智是無所不知，智慧開了無所不知，悲是無所不能，你看智慧、德能都是圓滿的，不必學。你所學到的都不是真東西，你學到的都很有限，有侷限，自性裡頭本來具有的沒有侷限。所以我們今天就是被業障障礙，修行懺除業障非常重要，《華嚴經》裡面對懺除業障是非常重視。

我們剛才講，業障、過失人人都有，往往發生自己粗心大意的時候疏忽，都不知道。我在前幾天收到一個同學給我簡單的一個信息，告訴我，去年十一月，我們在香港接受陳大會先生的專題採訪，節目的內容不是「和諧拯救危機」的訊息。他說目前好像有流通

，流通量不多，叫「和諧拯救危機第二集」，實際上與和諧拯救危機沒有關聯。這是真的，每次訪問，他總問了我一些問題。我不但是訪問，我講完了我不記得。我跟同學們說過很多次，我上台講經講完之後我也不記得，我的心裡頭只有阿彌陀佛。講經之前我確實讀經，我很仔細的去看，可是上台之後所講的，往往跟我準備的不相干。這不是我一個人有這種現象，幾乎所有上台講經的都沒有例外。我在初學的時候，看到諦閑老和尚《圓覺經講義》，跟《圓覺經親聞記》，他就講得很清楚，老法師講《圓覺經》，自己寫講義，可是上台去講，有很多講義裡頭根本沒有。那個時候有幾個他的學生，江味農居士、蔣維喬居士，那都是非常有名的大居士，常常聽他老人家講經。每次聽講經他們都作筆記，這個筆記記下來之後送給老和尚看。老和尚看了很驚訝，問他「這個話是我講的嗎？」

「是，是你親自講出來。」「我怎麼會講得這麼好！」這是佛在他上講台的時候，冥冥當中加持他，他自己不知道。以後這個聽經講記也出版，印成書，叫《圓覺經親聞記》。所以我看了這些東西，我很有感觸，因為我在講台上也常常碰到這些事情。不但在講台，平常接觸大眾，一個人也好，兩個人也好，問我一些問題，我所回答的，真的，我有一個明顯感覺，我的身體借給佛菩薩用，佛菩薩藉著我這個身體來說話，這不是假的。所以我勉勵年輕同學，你們不肯借，你們要肯借，我相信你們的能力比我還強。所以存心清淨平等覺，心裡不要有任何東西，做不到，做不到開始把佛放在心上，阿彌陀佛，心裡頭只有阿彌陀佛，除阿彌陀佛之外什麼也沒有，你怎麼會不得感應！

接著我回答這位居士的這封信，第二個說這一套專訪節目屬於淨宗同修內部參考，目前還沒有剪接完成，敬請諸位同學暫時不要流通，以免造成誤會。我們現在是不流通，如果有同學拿到這份資

料，你們自己看可以，不要拷貝，不要去（我們佛家講）流通，就是不要傳出去。對於這些事情，我在講經的時候也講得很多，在答覆一些訪問的，我就講得更多。因為今天世界動亂，動亂的根源與制度有沒有關係？我覺得與制度關係不大。我還記得我初到新加坡的時候，演培法師，早年他是台北善導寺的住持，他是個講經法師，我常常聽他講經，他講經我都坐在第一排，所以我們就很熟。以後我出家了也講經，所以我們就結成好朋友，他大我十歲。我到新加坡，有一天他請我，在他的講堂裡面，他把他的信徒召集起來要我去做一次講演。我們從老師那裡學到的規矩，古來祖師大德常講「若要佛法興，唯有僧讚僧」，這非常重要。他也修淨土，他不是彌陀淨土，他修的是彌勒淨土，求生兜率天的，求生兜率內院去親近彌勒菩薩，所以跟我們還是不一樣。他在新加坡已經那麼多年，二十多年信徒很多，我那天去講演大概的是有六、七百人。我們讚歎法師，讓他的信徒對老師有信心，這很重要；讚歎他的法門，讓他對法門起信心；讚歎道場，讚歎大眾，這個重要！我們去講演對他有幫助。如果說是到那裡去宣揚我們彌陀淨土好，這是無比的殊勝，那你不跟人家找麻煩嗎？人家修了二十多年的法門，你去了之後，把大家信心動搖，他生起疑惑，這叫罪過，這不可以。所以一定要懂規矩，就是要讚歎，為什麼？每個法門都是釋迦牟尼佛所傳下來的。一定要記住，佛在經上講的「法門平等，無有高下」，為什麼這麼多法門？眾生根性不一樣。他是那一類根機，學那個法門他會成就，一定要讚歎，這是規矩，這也是禮節。我們懂得這個規矩，所以到很多地方，人家願意請我們去講演。不懂規矩的人，就是他自己修行那一套東西好，他那個方法好，別人都不如他，這個不行，這個叫什麼？自讚毀他。在菩薩戒裡這是重戒，《瑜伽菩薩戒本》把這條列為第一個重戒，自讚毀他不可以的。這些規矩一定

要懂，自己要謙虛，要讚歎別人。

我在一九七七年在香港講經，認識聖一法師，這修禪的，禪宗的一位大德，我在那邊講《楞嚴經》。《楞嚴經》與禪也有很密切的關係，所以他也是邀我到他的道場去，禪宗道場。我看到他有四十多個出家人，每天在禪堂裡面坐禪，我看了很歡喜，真幹！他也請我講演，我記得我好像講了一個半鐘點，讚歎禪，讚歎法師，讚歎道場，讚歎同修。我離開的時候在路上，必須要走半個小時的路，因為車開不進去。陪我去的有十幾個同學，這是我們念佛的老同修，在路上問我，他說「法師，你這樣讚歎禪，你為什麼不學禪？」我就告訴他，「禪要上上根，至少要上根，我是中下根，那個法門不適合我，我學那個法門不能成就，所以我只有老實念佛求生淨土。我對它很羨慕、很讚歎、很尊敬，我知道我不夠格，他們參，他們比我高！」這講真話。禪宗的經典《金剛經》我們學過，《六祖壇經》學過，《永嘉禪宗集》學過，《永嘉禪師證道歌》我還講過，我學的是什麼？口頭禪。所以這些知識必須要懂得。善財童子《華嚴經》上，給我們做了一個好榜樣，我們一定要知道，我們讚歎一切法門，決定沒有毀謗。那要毀謗就是謗佛，法門是佛傳的，你謗佛、謗法、謗僧，這個罪業阿鼻地獄。所以一定要懂得讚歎，互相讚歎，這就對了。所以談話當中，有一些話是口誤。

中國幾千年來長治久安，它不是在制度上，最重要的是人的素質。所以從前，早年我在台灣的時候，胡秋原先生常常講，中國歷代是知識分子做為社會上一個主流，這是什麼？真的士大夫。從士大夫階級，就是四民士農工商，這第一個是士，讀書人。讀書明理，讀什麼書？讀聖賢書。從前讀書人起碼都能夠做到，心是孝悌忠信，身是禮義廉恥，行是仁愛和平。雖然達不到這個標準，距離這個標準不遠，讀書人總是希望一生盡量接近這個標準，達到這個標

準那就是聖賢。所以讀書志在聖賢，功名利祿是附帶的，不是他主求的，中國社會的特質。所以無論什麼制度，人好，有道德、有教養，都能做出好事；如果素質很差，把倫常道德都拋棄，甚至於反其道而行之，無論什麼制度都出毛病。在從前帝王時代，末代的帝王違背了孝悌忠信，違背了禮義廉恥，馬上就亡國，這個朝代立刻被別人取而代之。只要他這個帝王世世代代，都不離開倫理、道德、因果，他就一代一代傳下去。因為中國人很有耐心，小小過失能忍，不會造反的，除非是做得太不像話、太嚴重，才引起革命，才把你推翻。所以這五千年長治久安，要曉得問題癥結在什麼地方？在傳統教育。

我這次回到台灣來治牙齒，沒想到台灣從政的朋友們，很多都跟我見過面，我們也在一塊討論這些問題，我總是提醒大家教育重要。中國古人講「家和萬事興」，家怎麼和？有教，有教養，家就和。社會也是如此，社會只要把教育辦好，社會就和諧。讓人人懂得倫理，倫理是關係，關係一定要搞清楚，關係不外乎五大類，父子、夫婦、兄弟、君臣、朋友叫五倫，五種關係。這五種關係，五種身分我們每個人都有，叫五倫十義，你在家裡面，你對於你的父母，你是兒子身分；對你自己的兒女，你是父親的身分，父母的身分；對兄弟，這是長幼的身分。離開家庭走進社會，社會有領導跟被領導，那你對你的部屬，你是領導，領導是君；對你的長官，那長官是君，你是臣；同僚是朋友，關係搞清楚。懂得關係就懂得義務，我應該怎麼做法，總原則不外乎這十二個字，這十二個字常常放在心上，起心動念、言語造作不可以離開，「孝悌忠信、禮義廉恥、仁愛和平」，這是中國人，標準的中國人。所以我們今天不願意看到分裂，甚至上一次我在此地跟諸位講的，英國湯恩比博士，他書本裡頭有兩段話，我把它節錄下來，談兩個問題。第一個問題

，宗教能拯救世界，他講二十一世紀，他說宗教你看他只提出四個，四個是儒釋道，加上西方的基督教，而且儒釋道講得最多。他對於中國文化是多麼崇敬！第二個，講誰是地球的繼承者？他說中國人。中國人自秦就統一，一直到現在雖然改朝換代多少次，始終維持大一統，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事情。

我記得我第一次到美國，一九八二年，我在紐約沈家楨居士接待我，請我吃飯的時候，在座有很多當地美國人，那時候我們都第一次見面。其中有一個美國人就問我，這通過翻譯問我，他說現在西方人跟過去西方人不一樣，過去西方人不了解中國，所以對中國人很輕慢。現在我們知道中國人有智慧，他講個比喻，他說一個一個人的比，講全世界一個一個人比智慧，中國人第一；兩個兩個比，猶太人第一，中國人就被比下去了；三個三個比，日本人第一。最後他問我，「法師，你們中國人為什麼不團結？」問這麼一個問題問我。因為他們都是基督教徒，我當時就笑笑，我說：「上帝安排的。」他說：怎麼上帝安排的？「是！中國人要團結起來，你們還有飯吃嗎？」大家哈哈一笑，問題解決了。這就說明西方人知道中國人的智慧，一個一個比是世界第一，中國人不團結，最團結的是日本人，猶太人團結。所以雖然是一個笑話，含義很深！我在美國的時候就告訴美國人，我說美國的這個政治制度不適合中國，中國的制度也不適合美國，你一定要懂得歷史的淵源。中國是五千年傳統，就好像做生意它是老店，幾千年世世代代傳下來老店，你怎麼叫人家兄弟分家？叫這些伙計各個都離了，這不可以，這是做不到的。你們美國才兩百年，你們在這裡沒有根，都是世界上各地來到這個地方來，移民過來的，你們沒有歷史文化的背景。所以你們搞民主，大家聯合起來選一個代表人做總統，這是對的。你們都是攤販，不是老店，攤販應該是這樣的。所以我這一分析，大家就很有

易懂。你們是攤販，中國是老店，所以你不能夠要要求中國，把老店分開來當攤販，這是很不道德的事情。我講的話他們能聽懂，他們想想也有道理。

這是我們必須要知道的，中國人炎黃子孫，這大家常常講炎黃世胄，一家人。這個家族的觀念，這個血統觀念，中國人全世界第一，最重視，你看我們有祠堂，我們有家譜。我這一生最值得安慰的事情，就在老家裡把家譜找到，就剩這麼一套。這一套再丟掉的時候，我們家庭的歷史就沒有了，斷掉了，所以我趕緊把它印了三百套，就不會有失傳。從家譜裡面一查，我們老祖宗是黃帝，黃帝之前沒有文字，但是有傳說，所以它第一句話「伏羲之後」。從黃帝開始有文字記載，一代一代，到我這一代一百三十六代，沒有中斷，這個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，只有中國人有。所以家譜是家庭歷史，你對於你的家，知道老祖宗是黃帝。我們這個姓氏怎麼來的？歷史上記載得很清楚，是黃帝第六代的孫子，若木，那個時候的天子，因為那時候還是諸侯國家，天子是夏啟，就是禹王的兒子啟做國王，封我們的祖先若木為徐國的國君，就現在的徐州，封在這個地方。以後這個國沒有了，就用這個做姓氏，所以這姓氏的來源就清楚。怎麼樣從廬江這一個支派，再從徐州遷移到鳳陽，鳳陽再遷移到廬江？遷移廬江的時候，是宋朝末年，元朝初年，蒙古人征服中國之後，逃難逃到廬江去，在那裡生根。從廬江到我這一代，二十代，所以這個歷史上記載得清清楚楚，哪有不愛家的道理！愛家哪有不愛國的道理！這個人一定要懂得。所以這是中國傳統的文化，中國人能夠在這一塊土地上建立家園，幾千年不衰靠什麼？靠文化、靠倫理、靠道德、靠四維、靠八德。

所以我在世界上走地方很多，自己一生沒有道場，到處流浪，哪個地方請就到那裡去，居無定所，也很辛苦。可是我們想想，釋

迦牟尼佛當年給我們做了一個很好的榜樣，他就是沒有道場，哪個地方邀請他，就到哪個地方去教學，四十九年如一日。所以我在苦難的時候，就想起釋迦牟尼佛，就得很大的安慰！一直到現在，還是哪裡有緣哪裡去。這一次回來非常難得，各處的同修都希望我回來定居講經，那我還就是看緣分。緣分就是哪一個道場歡迎我在這裡長住講經，所以這叫護法。佛法的興衰不是講經的人，是在護法。如果這個道場真正護持，所以我到我剃度的這個道場，台北圓山臨濟寺，現在這些老人都沒有了，只剩下兩個，一位居士九十多歲，陳居士；還一位法師，就現在住持真光法師，八十多歲了，跟我年齡差不多。我很感慨的對這兩位老朋友說，如果我當年發心學習講經，章嘉大師叫我學釋迦牟尼佛，我很聽話。如果寺院裡面准許我講經教學，那我就一直不會離開。要不離開，你看在這一個寺院講經教學五十年，這個道場台灣第一。不但台灣第一，全國第一，有什麼不好？我為什麼離開？當時老和尚，這方丈老和尚告訴我，「你最好放棄講經教學，跟大家一樣學做法會、學經懺佛事。」我跟老和尚說：「我出家不是這個願望，我出家是學釋迦牟尼佛。」他說：「那好吧！那你就離開此地。」我是這麼離開的，所以說護法重要！我要不離開對常住一定有好處，你這個寺廟裡頭有解有行，長年不斷講經，大概佛事比別人靈，做佛事也會都到你家裡來，有什麼不好？所以我一切都隨緣。

現在年歲這麼大還是隨緣，還要到處跑，還是居無定所。所以護法功德太偉大，我要不是韓館長幫助我這三十年，我就沒有今天的成就，我沒地方住。最初她要我住她家裡，我在她家住了十七年，不簡單！講經不中斷，她替我張羅租道場、借道場，找這些聽眾。那時候聽眾不多，十幾個人、二十幾個人，最多也不過就是五、六十個人，三十年沒有中斷是講台上練出來的。那今天就懂得，什



麼叫真正護法，年輕的出家法師、或者是居士真正發心講經的，你給他機會，你能提供他的講台，讓他天天練習，只要不中斷，十年就成就。我們那個時候學經教有一定的困難，沒有長年講經的法師，你到哪裡去學？我是幸好在台中遇到李老師，他幫助我，我在台中十年，真正基礎在那裡打的。沒有那個基礎，怎麼能成就？韓館長幫助我三十年，就是讓我每天都有上台的機會，對自己有很大的好處，為什麼？天天要備課，要準備。要準備你就沒有時間去想妄想，天天要讀經，你不讀經怎麼講？現在學講經方便，我這些年來留下來這些錄像帶、錄音帶，我估計應該超過一萬五千個小時，這是學講經的人很大的方便。你學一部經，你常常聽，聽我講的，然後複講，複講十年你智慧開，你就通了，不難！所以我不需要辦佛學院，辦佛學院要有福報，我沒有那個福報。我想找十個人住一個住處都找不到，所以現在這個心也死掉，不找了。我把這個方法告訴大家，任何人想學都能成就，一門深入，長時薰修，要不斷的重複不要搞多，不要搞雜。這就是規矩，規矩就是戒，因戒得定，因定開慧，智慧開了你自然就通。

後面還有一條，他說目前所見的「和諧第二」，由台灣淨宗同學拍攝或編輯，不是出自陳大會先生之手。因兩岸文化環境不同，判斷標準有差異，其中內容，如果有引起任何誤會，敬請原諒。所以這個與陳大會不相干，與我也不相干，我也沒有聽過，我也沒有問過。反正那個時候問答，一問一答，答完就了事，我也沒有放在心上。所以大家如果覺得有不妥當的地方，可以把它刪掉。我們最重要的是要求社會和諧，世界和諧。

這些年也是因為社會動亂，我在澳洲，承蒙澳洲格里菲斯大學的校長，跟昆士蘭大學的校長，他們兩位非常熱心的邀請我，跟他們的學校教授做了兩次交流，我們來討論怎麼化解衝突，怎樣讓這

個社會恢復安定和平。我們把中國從前經驗介紹給他，把佛法裡面的教誨告訴他，他們聽了很有興趣，所以贈送我博士學位，聘請我做學校教授。我那個時候拒絕他，我說我不需要，出家人不需要這些東西，對我來說沒有什麼重要的意義。所以我倒是很樂意跟你們這些教授座談會，這個很有好處，我也受教育。這兩位校長告訴我，他是希望我代表學校參加聯合國的和平會議，聯合國邀請的這些專家學者，都是以教授身分，有這個學位。因為我覺得能夠幫助聯合國真正走向世界和平，這是好事，這是佛家大慈大悲的落實，我才接受。接受之後，先後參加了十幾次的國際會議，裡面三分之二是聯合國主導的。所以也跟許多國家的領導人接觸過，沒有別的目的，無非是把中國的經驗、佛陀的教誨，跟他們交流，提供他們做參考。我們見面都非常歡喜，都很用心專注來討論這個問題，雖然沒有完全落實，確實有很好的跡象，這幾年這個時間沒有浪費。現在年歲大了，體力衰，這些事情我希望年輕人接著去做。我能夠在一個地方，把《華嚴經》能夠講圓滿，就是圓滿功德。這部經太大，要把它講圓滿，我估計最少還要一萬個小時。我的壽命能有那麼長嗎？也就是需要十年的時間，十年九十三歲。我的老師李炳南老居士，他講經講到九十七歲，九十七歲走的。但是他講經一個星期一次，我這是一個星期七次，沒有特別原因，我很珍惜光陰，我不願意停。早年體力好，一天可以講四個小時，現在一天講兩個小時不吃力。這佛門的話，希望三寶加持，有個健康的身體，好好的來跟大家一起學《華嚴經》。

這位居士提的這四個問題，我們今天剛好講到治心，講到修行，修正自己錯誤的想法，錯誤的看法、說法或做法，這叫真正的修行，唯有真正修行，我們煩惱習氣才能夠淡化。實在講完全斷掉不可能，那不是凡人，像釋迦牟尼佛給我們示現，一時頓斷，這個不

容易。所以佛知道六道凡夫習氣很重，教我們另外一個方法，漸修，慢慢斷。就說一年比一年輕，一年比一年淡薄，你就有進步。我們修行人看自己功夫，就從這個標準來看，真的，我今年的煩惱比去年輕，今年智慧比去年增長，這是真進步。受的苦難不要緊，苦難要接受，為什麼？那是消除業障，最殊勝的一種方式。我們自己反省沒有過失，可是別人毀謗我們、侮辱我們，甚至於陷害我們，都好，真是消自己的業障。對於這些人不但沒有怨恨，要感恩，為什麼？他造的是不善業，成就我的善業。等於是學生參加考試，老師來考你，看你還生不生煩惱？還發不發脾氣？還有沒有怨恨？結果我一考試都通過、都及格，沒有怨恨心，更沒有報復的心。而且怎麼樣？生感恩的心，真的很感激，我這一關通過，這個考試及格。對老師只有感激，只有感恩，一定好好的修行把自己向上更提升，這是報父母的恩，報老師的恩。報恩不是掛在口皮上，要有德行，要有真正的修行功夫。

清涼大師這裡講「巧觀空有」，巧是善巧。如果只觀空不觀有，很容易墮落到小乘，為什麼？什麼都不幹，完全走向定的境界，這就是聲聞、緣覺的偏真涅槃，對於這個世出世間一切事不聞不問，有自利沒有利他。只有菩薩才有善巧方便，看到什麼？相有性空，事有理空，他二邊不著，心地清淨。沒有，不著有邊；可是看到一切眾生有苦、有難，全心全力去幫助，你看不著空。雖然全心全力幫助一切眾生，決定沒有自己，真的，無我相、無人相、無眾生相、無壽者相，這樣的心態去行六波羅蜜，幫助一切苦難眾生破迷開悟、離苦得樂，空有二邊不沾。做再多的好事，心裡頭沒有痕跡，心永遠是個空心，行永遠是淨行，清淨行，你這樣子你多自在，你多快樂！一心念佛，決定求生淨土。生到淨土，對於這個世間還關不關心？關心。這個世間的人只要有感，立刻就有應，跟諸佛、

法身菩薩一樣，永遠幫助遍法界虛空界裡面六道眾生。有沒有功德？不計較功德，空有二邊都不著，哪來的功德！那個沒有功德是真功德，為什麼？一切都稱性。與自性樣樣相應，與性相應，與相相應，與事相應，與理相應，與因果相應，法身菩薩修行是這樣一個境界。

我們在經典裡面學到什麼，要真正理解它，而透徹的去理解，要把你所理解的變成自己的受用。我們從事相上來說，變成自己的生活，變成自己的工作，變成自己的處事待人接物。佛法活學活用，這才能得到法喜充滿，常生歡喜心，不是學了沒有用的。學了沒用的何必浪費時間？何必浪費精神、浪費體力？那就錯了。這個用是正用，一絲毫邪曲都沒有。《楞嚴經》上講的，決定沒有委曲之相，與一般大乘經裡面講的八正道完全相應。那人在正道當中去行道，在正道當中去生活、工作、待人接物，沒有一樣不正，這個才算是我們對經教真的學到了。然後才曉得古大德的一句話，「世味哪有法味濃」！什麼東西能叫你最開心、叫你最快樂？佛法。世法裡面，正法也能教給我們帶來快樂，但是比不上佛法，佛法真的叫你得究竟樂、得圓滿樂。你才不能捨棄它，把它看作我們這個世間第一樁大事。今天時間到了，我們就學習到此地。